

秒速5厘米

〔日〕新海诚 原作

〔日〕加纳新太 著
冷婷 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

秒速5厘米

(日) 新海诚 原作

(日) 加纳新太 著

冷婷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秒速 5 厘米：典藏版 / (日) 加纳新太著；冷婷译
．—北京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，2017.3 (2017.3 重印)
ISBN 978-7-5502-9276-5

I . ①秒… II . ①加… ②冷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日本—现代 IV 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99081 号

BYOSOKU 5 CENTIMETER one more side

©2011 Makoto Shinkai / CoMix Wave Films ©Arata Kanoh

All Rights Reserved.

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11 by KADOKAWA CORPORATION ENTERBRAIN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DOKAWA CORPORATION ENTERBRAIN

through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Tokyo and Bardon Chinese Media Agency,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s:©2016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

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01-2016-9843

秒速 5 厘米

作者：加纳新太

责任编辑：李 征

特约监制：赵 菁

产品经理：张 聘

特约编辑：董铮铮

封面设计：所以设计馆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80 千字 126 毫米 × 185 毫米 1/32 10.375 印张

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276-5

定价：38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，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：010-82069336

听说秒速是5厘米

嗯？什么？

樱花瓣下落的速度

每秒5厘米

目录

第一话 樱花抄

001

第二话 宇航员

111

第三话 秒速5厘米

215

第一话

櫻花抄

昨晚，我梦见了过去。

这一定与昨日发现的那封信有关。

果然，或许当时就应该把那封信转交给他。而这份心情正是我当下提笔书写的动力。

下面我会写下我幼年和少女时的故事。

但我缺乏写完的自信。因为正是当年那份无以言表的绝念，导致我没能将“写满心声”的信纸送交给他。

虽然现在再次挥笔，但一想到那日的经历，不知是否已不在意，所以总有些踌躇不定。

可即便如此，我认为还是应该把那封信交给他。取出这封十年前未能转交的信件，我又从头到尾读了一遍，过去的我令我备感欣慰。

不过，此时我的内心有些自责，自责自己为何当时没有果断地将信件交给他，要是能对自己的幼稚及缺陷更宽容些就好了。

因此，接下来我要书写的就是迟到多年的书信文字。

虽然给我带来了诸多烦恼，但我还是想从转校时说起。

我有一股强烈的自卑感，但却是一股无聊的自卑感，无法在他人面前坦然说明自己的出生地就是其中之一。

在纷繁喧闹的东京生活，作为人与人接触的起点，出生地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，而我每次都会为此感到些许困惑。

听父母说，我的出生地是宇都宫。

可我却完全没有在宇都宫生活的印象，在那生根发芽的意识就更不存在了。宇都宫是母亲的出生地，作为家庭话题我们也曾热聊过，但我对于宇都宫的一切回忆，仅此而已。

上小学前，我们搬到了秋田。之后，又搬到了静冈、石川。

父亲在一家总公司位于栃木县的地方性电机公司任职，被派往各地分公司及营业所成为了他的基本义务。

因此至今为止，我对于在栃木定居的印象也非常淡薄。

由于年幼时几度搬家转校的缘故，所以让我没能对自己的孩童时代留下太过深刻的记忆。

无论搬到哪儿，我们的生活均未能太过深入。

我想，这里只是暂时的停留之地罢了。

这就是我从幼年到青春期时经历的基本形态。

那是在石川县读小学三年级时的一个冬天——

母亲多次念叨明年就要转校了，为此，除了终于能逃离这里的微喜悦之外，一股又要重新开始的强烈恐惧油然而生。

“这次要去东京哦！”

母亲的语气里充满了幸运之情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对父亲的工作来说这确实是件幸运的事吧。但在我看来，东京的地名发音着实有些饶舌，故而有种不吉的预感。

“迄今为止的我，对学校、城市、人际关系等事物抱有的是一种毫无眷恋的心态，想必今后亦是如此吧！”那时的我漠然地预想着。

我曾拜读过跟我一样，小时经历过多次转校的人的随笔。

书中，他们记录了每个城市的样子，以及那股依依不舍之情。

可我却丝毫没有那样的从容。因为要是像他们一样认真审视四周的话，就会和他人的目光相交汇。

而一旦与人目光相撞，我就会变得语无伦次。

在语无伦次的话语中，有意义的内容总是少之又少。所以为了不与任何人有目光上的交流，我选择了低头行走这一最好的防备。

无论经历了多少次转校，我依然感觉恐怖不安。

新环境与陌生者均无法令我高兴。

被与自己差别巨大的语调所包围、每个地方不同人际关系的独特性、陌生的建筑物、互不相识的居民、除我之外班上同学彼此都非常熟悉等等，这些不公平的状态只会令我越发恐惧。

不管是否出于本意，但每次被带到一个新地方时，支配我的就是全身紧绷的肌肉感。

班上同学的小举动及毫无意义的话语给我增添了不少压力。

其实，只要抑制住这股恐惧便好，可我却怎么也做不到。

恐惧意味着“软弱”。

而软弱则只会给孩子间不够成熟的交流带来一种名为“恶意相向”的信号。

我每日的心情都不好，每刻都充斥着一种抽筋般的呕吐感。

如果呕吐感太过强烈，就无法上学。但这种想法却让我更想呕吐。

不过，单纯的空气感及气氛之类的东西我还是能勉强忍耐。

此时只要不深呼吸，只要安静地呼吸让肌肉紧绷，时间就会自动地流逝。

忍无可忍意味着自暴自弃。

我无法堵住自己的耳朵。用手捂住的话，对方会向我投来更高分贝的声音。

至今为止，有些话语我仍然无法忍受。小孩为了欺负人而常常使用的那些单词一直纠缠着我，就连老师偶尔也会蹦出这样的话语。

最近，我完全明白了一个道理，那就是在孩子的空间，大人也会变得很孩子气。

我虽然如此这般静静地等待着时间的流逝，而且我猜想或许到死的那一天亦是如此，但我却想不出逃离这一状态的方法。

确切点说，应该是连“可以逃离”的想法都没有。身为孩子的我，

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一切强加给我的事情。

对我而言，唯一的救赎就是读书。

一个人独自沉浸在丰富的知识海洋中，这是我当时认为最美妙的事情。

即便今日，我也是这么认为。

读书能让我的心飞往另一个世界，能让我得到救赎。

翻开书本，我恍如他人，拥有的是与现实截然不同的境遇，它能将我带入意想不到的故事中。用心看见的故事里的风景比平日见到的风景更为艳丽。

我屏住呼吸，闭上眼睛，让现实的每一天在我的感观之外流逝，而心则飞到了另一个世界。通过书本，我学到了很多知识。

那时，具体地说应该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C.S.路易斯的《纳尼亚传奇：狮子、女巫和魔衣橱》紧紧地俘获了我的内心。

衣柜里存在着另一个世界，那里居住着太阳之兽，还有冬之女巫……我不断幻想着那个世界，甚至到了沉迷的地步。这份持续不断的幻想，似乎没有厌烦的一天。

当然，现实中我也曾多次打开自己家的衣柜，虽然我知道那里并无其他世界的入口。

每每翻开书本，宛如打开假想橱门般令我兴奋，而我的心总是迫不及待地飞往那个世界。（或许路易斯本人并没有意识到“打开”这

一行为的类似性吧！)

我真正的栖身之地就在这里，就在那扇想象力之门的内侧。

当被告知明年春天就要搬到东京生活时，我抱紧了手上的书本。与此同时，我拼命压制着那股涌上心头的恐怖之感。

我已经知道会在东京发生什么事。

站在讲台上，被兴趣十足的视线包围着，然后兴趣会转化成失望，最后围绕着我的只剩厌烦沉闷的气氛。

而且，我也没想过自己会做出任何反抗，也不知道哪里有扇可以逃离的大门。

我只是死死守护着想象力之门内侧的那个特殊世界而已。为了保护这片小小的领域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来自外部的各种痛苦。

拼命忍耐，是我唯一知道的生存之道。

恐惧会随着周边环境的改变而加深，加深后的恐惧则会给我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。

无论走在哪里它都没有丝毫消失的迹象，也许它会持续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吧！因此，无论在哪里，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，我都感受不到“这里就是我的栖身之地”。

当父亲的“老爷车”驶进参宫桥新公寓时，我的眼神应该跟往日一样忧郁吧。

汽车行驶期间，我并未透过车窗欣赏一幕幕急速后退的风景。这

些新城市的新面貌，我一点也不关心。

因为最终只会让我体味到一种感受。

那便是一切又将从零开始。就像被油漆重新刷涂过一样，我知道，体内那股隐隐的痛楚只会变得愈发浓烈。

我将头靠在车窗上。

我想，假如我的身旁一直都有种像车窗玻璃一样坚固透明的保护层就好了。

因此，打开车门时发出的哐当声让我备感不吉。

鞋底与停车场沥青地面之间的接触，以及充斥在寒冷的空气当中的刺骨冷气，让我感到无比讨厌。

还有一周左右就到新年了，又得独自一人前往陌生的地方。

只是稍微想象一下，我的胸口就已然为之一紧。恐惧的毒素从胸口蔓延到了指尖，紧接着布满全身。

那时，我在默默地思考何为死亡。

这类事情会持续下去，而我无法再继续活下去的实感却在体内萌生。

这并不意味着我想寻死。当然，我也没有自我了断的勇气。

持续体味这种心情，不仅力气会被吸取，身体也会一点点衰弱，甚至连身影也会变得越发浅薄——自己会不会像雪花一样突然消失呢？我持有这样的幻想。

但那并不是一个讨人嫌的想法。停止呼吸，停止心脏的跳动，意识开始逐渐分散消失……要是能这样，那该多轻松啊！我幼稚的头脑里正在幻想着这样的画面。

然后，我在这片土地上遇到了远野贵树。

15

讲台的高度总让我感觉头晕。

明明只是高出地面十厘米而已，但一看见讲台，我就会颤抖，我的心就像跌入谷底般沉闷。一对对目光向我凝视，一张张相貌不一的面孔正对着我。

在那些目光深处，在那些面孔里层正埋藏着怎样的秘密？对于他们的想法，我一个也不明白。

此时，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笑声，我的肩膀自然而然地开始紧缩，我将身前紧握的双手移到了胸前。

黑板与粉笔摩擦，发出悲惨的吱吱声。我胆怯地回过头去。

顷刻间，笑声变得清晰起来，我的内心越来越忐忑。只见“筱原明里”这四个字竖向排列在黑板上，随后老师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轻轻地将我转向了正前方。肩膀与老师双手的接触让我的肩膀变得越

发僵硬起来。

“这位是从今天开始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筱原明里同学，希望大家能跟她好好相处！”

女老师话音刚落，便开始催促我跟大家打招呼。于是，我一边行礼一边用颤抖的声音向全班同学作自我介绍。顿时，教室里开始议论纷纷。

不知是谁说了句“好奇怪的名字”，然后教室就被一片笑声笼罩。

之前转学时，也常常被人这样评价，所以这让我对自己的名字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情绪。

虽然老师当下就责备了说这句话的孩子，但态度并不那么严肃。因为大人不会做出与现场气氛相违的事。

那时的我很多想法都还比较幼稚，但对于学校老师并没站在自己这一边的事实还是十分清楚的。

被指定座位后，我走下讲台，膝盖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僵硬。穿梭于课桌之间，我的大腿颤抖不已，步履也有些蹒跚。

为何我的身体无法随着意念行动呢？怀着悲伤的心情，我暗自琢磨着这件事。

通道两旁的座位上，男生及女生都低下头，压低视线后从侧面偷瞄观察我。

我感觉自己颤抖的双手及晃动的裙摆正在被这些视线抚摸，毛孔

瞬间紧闭。

视野逐渐变窄，焦点无法固定。

视野开始扭曲。

为何我的座位如此遥远？

我稍稍垂下头，继续前行。

就在这时——

私语之声飞入耳中。

“没关系，别紧张！”

我被吓了一跳，后背不禁立马挺直。多亏这个声音，才让我知道刚才自己的后背有多弯曲，扭曲的视野也瞬间恢复了正常。

虽然想驻足环顾四周寻找声音的主人的欲望正在驱使我，但我还是无法不顾一切地跟随欲望。正当纠结难解时，我终于走到了最后一排，站在了为我准备的座位旁。

很多同学都回过头来看我，但我仍像往常一样，将目光定在了课桌上，并因此逃过了这些回过头来注视我的视线。

是谁？

那个冲我低声私语的人是谁？

因为声音太过微弱，以至于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听到了那个声音。

其实，全班只有我察觉到了那个声音，其他人并未注意到。

不过，我想……那应该是个男生的声音。

老师砰砰地敲了敲讲桌，大家的注意力都移向了讲台，而我则一直注视着前面一排排的后脑勺。

第一节课下课后，同学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我，然后渐渐地聚集在我身旁。

我被一堆人围住后，类似于你从哪里来的、为什么转学、生日是几月几日的问题接二连三地向我掷来。

我想从眼前这些面孔中找到“那个声音”的主人。打定主意后，这一想法便在我的内心膨胀，以至于我几乎都是在敷衍回答其他人的问题。

“没关系，别紧张！”

这个声音一直在我心头萦绕。

我非常在意这句话。

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？

太多回声，令我无法仔细回味“没关系，别紧张！”这句话的具体含义。

我开始发呆。

仿佛被施了魔法一般。

其实——

我很想听到别人这样对我说。